

热烈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

1947-2017

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 
执行主编:海潮 责任编辑:徐跃  
版式设计:卓娜 制图:安宁

70·故事

89岁高龄的著名蒙古族翻译家那顺德力格尔,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,舍命译书,九死不悔,搜集、整理、翻译和出版蒙古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学作品,让蒙古族文学在中华文化殿堂大放光彩。

那顺德力格尔,1929年出生在科尔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,祖上是黄金家族。1939年,他创办国内第一个蒙译汉民间公益性机构——昭乌达译书社,让大批蒙古文瑰宝第一次汉译面世。1999年,他获得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翻译奖。2009年,他主编的4套12部《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选》出版。丛书包含从吉思汗时代至今9个世纪以来的蒙古族文学精品,为丰富民族的中华文化、促进民族团结做出独特贡献。

那顺德力格尔：马背上的翻译家

◎ 茫列巴特尔

在战火中坚持学习

1929年,那顺德力格尔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左后旗朝鲁吐苏木胡四台东村。他自幼丧母,由奶奶努恩吉雅抚养长大。奶奶看孙子聪明,拎二斗秫米,送他读私塾。私塾先生嫌米少,收他当了旁听生。塾上共有4名富家子弟,坐在八仙桌的四面,他站着听课,学会用蒙古语、满语和日语背诵三字经和大学章句。一年后,他半年放牛赚学费,半年读新式学堂。1939年初小毕业,粗通文字。

1947年2月,那顺德力格尔加入解放军四野内蒙古骑兵二师,成为高举马刀冲锋杀敌的骑兵战士,经历过辽沈战役和剿匪等大小20多场战斗,见识了生与死、血与火的大场面。1948年2月,他在所在的部队攻打沈阳,从西北角的塔湾方向攻城。当年他第一眼看见这座塔时,一发炮弹在队伍里爆炸,他眼前七八个战友连人带马瞬间消失,只剩下衣服碎片和肠子在电线上飘荡。他所在的十三团一连指导员白依拉有文化,蒙汉兼通。他让那顺德力格尔担任连队的文化教员,写标语、教唱歌。那时,骑兵二师除了一位兽医之外全都是蒙古族官兵,谁都不懂汉语文。白依拉教写汉字——革命、人民、解放、中国,这是那顺德力格尔第一次学习汉字。他把指导员拟的汉字标语写满了所到之处。部队在村庄宿营,别人找粮食做饭,那顺德力格尔跑到老乡家,蹲在灶坑前刮锅底灰,掺水搅成墨汁,在山墙上写标语。

那顺德力格尔跟指导员学汉字,功夫到了,水滴石穿。他在战斗间隙已把《云泽的历史》(云泽即乌兰夫)由汉文译成蒙古文,油印发放全团官兵学习。这本书为内蒙古革命史的简编本。战争年代,那顺德力格尔除了作战,还写新闻稿投给师部的油印报纸《铁骑报》。辽沈战役结束,那顺德力格尔荣立三等功。

白马团参加开国大典

1949年7月,内蒙古骑兵组成白马团驻扎北京郊区训练,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。阅兵式要求战马行进的幅整齐划一,官兵们为此费尽了劲。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,几百匹白色的战马果然走出一致的步伐。骑马背枪的那顺德力格尔接近天安门城楼时,怕马走错了步伐,不敢看城楼上的领袖们,汗把军服都浸湿了。

建国后,那顺德力格尔到昭乌达译书社和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工作。1952年,解放军在全军开展“向文化进军”运动,那顺德力格尔拼命作翻译,作品发表在地方和军区的报刊上。他在“向文化进军”中荣立三等功,诗歌《银色的白马》获得征文奖励,并在这一年加入共产党。1959年,他参与翻译的《农村社会经济调查》《松树的风格》等文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有人开玩笑说他将要成为“翻译家”,他以此为目标,在这条路上疾步前进,一口气翻译出版《穿山过海跨沙漠》《破除迷信为什么》等七八本书。

1962年,那顺德力格尔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颁发的“学习使用蒙古文蒙古语”唯一的一等奖。那时,他正年轻,面庞英俊,身体强壮。转业到地方,准备在文化事业上干出一番名堂。

翻译是他生命的源泉

1969年,那顺德力格尔患病,他妻子乌云高娃为他治病,照顾他的生活吃尽了苦头。乌云高娃建国前14岁参加革命,是公认的贤妻良母。她说只要自己活着就绝不放弃。经过反复治疗,那顺德力格尔的病情转好,又开始翻译。他找到一本韬奋所著《患难余生记》,每天用汉文抄几十个字,译成蒙

古文。一译书,那顺德力格尔心情变好,能安静地待在家里,仿佛文字里藏着他的生命的源泉。他把作品里的一句话或一段话,用蒙汉文对照写在宽宽窄窄的纸条上,夹在原著里。纸条太多书里夹不下,他把纸条按顺序贴在稿纸上,厚厚的几本,摞起来一尺多高。对翻译的渴望让那顺德力格尔的病情得以缓解。

1972年,那顺德力格尔进入昭乌达盟五七干校。他身戴钢背心(301医院为他订制的躯干矫正器,钢箍条像桶一样包裹躯干,支撑胸椎腰椎)不能弯腰干农活,于是得到一个差事——赶驴车上五里外的校部拉饮用水。干校的人看他坐在小毛驴车上,拿一根树棍当鞭子,在起伏的沙丘道路上缓行,管他叫驴(旅)长。天气好,他控好驴车,用树棍在沙丘上写字。写完蒙古字写汉字,他怕忘掉字。忘了字,人生就没希望了。他心里想一句话,先写汉字,译成蒙古文再写一遍。他每天的任务是上下午各拉一趟水,其余时间在沙丘上写写划划。

1979年,他把蒙古文的长篇小说《成吉思汗的故事》译成汉文在文学杂志《百柳》上连载,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在国内刊出的成吉思汗传记。接下来,他把《昭乌达民歌》《喇嘛沁婚礼》《蒙古族民间故事选》等三部书由蒙古文译成汉文在群众出版社和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出版。他主编的《蒙古族情歌选》在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。改革开放初期,想翻译蒙古族文学作品,寻找资料很难,连一本辞典都不好找。要想收集、整理和翻译一本书全靠锲而不舍的笨功夫。那顺德力格尔译文的字迹一笔一划如刀刻笔勒,他的部分手稿现今已被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的成吉思汗博物馆收藏。

创建昭乌达译书社

1987年,那顺德力格尔因病提前离休后,他“异想天开”成立了国内唯一一家蒙古文翻译汉文的公益性机构——昭乌达译书社,搜集、整理、校勘、翻译和出版蒙古族文学作品。昭乌达是蒙古语“百柳”之意,译书社只是个说法,他觉得自己有选题,不如译书社有选题更正规。他顺理成章成了社长,社员是他老伴乌云高娃和家人,无偿打理社内各种杂务——校对、抄稿、跑印刷厂等等。刚开始,没有办公场所,没车没房没经费,连信纸信封都没有,只有社长这个崇高的荣誉职务。社长确立选题后,动员亲朋好友四处搜集蒙古文学作品资料,汇总到译书社,具体说是他床铺上,床就是他的办公室。几麻袋资料,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和新疆、青海以及更远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使用蒙古文的地区和国家。那顺德力格尔逐一审阅这些蒙古族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,编辑分类,搭建一个班子把它们译成汉文,他担任主编并翻译部分作品。他们像蚕一样吃掉这些残破泛黄的庞大资料,化成锦绣。1989年,赤峰市政府给昭乌达译书社划拨两个编制,给那社长配备了大学毕业生助手朵日娜,昭乌达译书社的工作进入快车道。

出书的困难不光在编辑翻译,更挠头的是没有经费。钱来之不易,要花在刀刃上。除电话费,那顺德力格尔不收取工资补贴,家里还搭进来不少钱。译书社的账由政府机关代管,每一分钱花得都清清楚楚。那顺德力格尔到北京等地联系出书或查资料时住在地下室,吃方便面。沉重的书稿由他十几岁的外孙阿如汉背去。他到萧乾、牛汉等名人家里约稿,手上拎的5斤苹果是自己掏钱买的。萧乾看那顺德力格尔这么大年龄,从内蒙古坐硬板火车到北京约稿,挤公交车找到自己家里,衣服都湿透了,连称太不容易了。国内从事蒙古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多数

认识那老师,他们喜欢这个纯真、顽强、热爱自己民族的老人。

昭乌达译书社从1987年成立到1999年,陆续出版由那顺德力格尔主编的“苍狼文丛”,即《北中国情话》《马背上的柔情》和《黄金家族的守望》3本书。“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”包括《静谥的秋夜》《母亲的歌声》《遥远的草原》3本书。这两套文丛收录了至上13世纪黄金史诗成吉思汗训辞,下到新时期以来蒙古族作家创作的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和文艺评论,用汉文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、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出书后,赤峰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研讨会,著名诗人牛汉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这些作品“时间上纵横古今,地域上广致海内外,除了文学价值,又具备历史的、民族的以及文献层面的风貌”。为此,昭乌达译书社开了好几个国内第一:第一次把蒙古族作家母语创作的作品成规模译为汉文,第一次由出版社用汉文公开出版,第一次把蒙古族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汇集出版,第一次用汉文出版蒙古族民间文学作品。1999年7月,那顺德力格尔获得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翻译奖。2010年,他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颁发的“出版杰出贡献奖”和一枚金质奖章。

2009年建国60周年前夕,昭乌达译书社翻译出版《敖包文丛》等3部书,终于完成4套12部的《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选》。其中收集蒙古族由古至今340位历史人物、作家诗人与民间艺人的580篇(部)作品,填补了蒙古族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作品用汉文翻译出版的空白,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属于首创,具有划时代意义。专家们认为这12部文集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具有总结性、标志性和经典性的价值。这一年,那顺德力格尔81岁,他以传奇经历完成了漫长的文化苦旅,为了弘扬民族文化,九死不悔,奋斗终生。

唯爱红茶与荞面疙瘩汤

那顺德力格尔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,不是蒙古族就是汉族。他深感民族文化不能关在屋子里自己鼓噪,理应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亮相,使之具备历史意义。他刚开始蒙译汉时,有些蒙古族同胞不理解,为什么要把蒙古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?连国家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都在把汉文作品译成少数民族语言,你这是干嘛呢?那顺德力格尔认为,汉语文是华人文化圈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文字,蒙古族文学作品汉译出版,是让更多人了解蒙古族,这难道不重要吗?所有的尊重,都来自文化的尊重。没有翻译出版,就没有共享交流,蒙译汉更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。

那顺德力格尔原来胸椎腰椎骨折不起腰,经过30年出书奔波,腰竟然挺直了。他40岁患肺病确诊为支气管粘连也好了。举凡他得过的病——脑血管痉挛、冠心病、精神分裂症如今一一康复。他一气能唱五六首蒙古族民歌,支气管怎么会粘连呢?这位眼瞅90岁门槛的老骑兵团战士不养生、不健身、不吸烟喝酒,唯爱红茶与荞面疙瘩汤,而最爱是译书。他黑发浓密(只白三根),牙齿只掉一颗。每天早上,他习惯性地盘腿坐在床上理首读书,左右放三四本辞典,一整天不挪窝。

现在最牵动他的事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了,他想去呼和浩特看看首府新貌。今年正好是他参加革命70年,他时不时地也会想起一起穿越枪林弹雨的战友,想念指导员白依拉和连长罗宝,还有他那匹白色带一点杂毛名叫“夏日拉咿咿”的战马……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70·瞬间



1962年,蒙古族民间艺人毛依罕给孩子们说唱。



1957年,第一届西乌珠穆沁那达慕大会现场。

(本栏图片由内蒙古日报社视听图新闻中心提供)

潮尔大师色拉西

色拉西是蒙古族潮尔大师,哲里木盟(今通辽市)科尔沁左中旗人;1949年加入内蒙古文工团,上世纪60年代初赴京讲学、录制唱片,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;生前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、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主席、内蒙古文联副主席;代表曲目有《朱色烈》《乌拉盖河》《本宾希里》《海龙》《碧斯曼姑娘》《满都拉》等。

潮尔是蒙古族一种古老的弓弦乐器,流传于哲里木盟(今通辽市)、兴安盟等地,它近似于马头琴,但是两种乐器的定弦和演奏方法不同,马头琴的流传范围更广。色拉西出生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左中旗满金敖屯的一个“潮尔齐”(意为这种琴的演奏者)世家。色拉西历尽沧桑,饱经忧患,新中国成立后,他的艺术才能终于得到了充分发挥。

色拉西幼年时期,家庭生活十分困难,祖父和父亲常年为牧主放牧,有时候人家办喜事会请他们上门演奏,即使是这样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家中唯一的财富是一把世代相传的潮尔。色拉西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当时他的小手还不够不上琴弦的位置,便与哥哥分工合作,一人持弓,一人按弦,有模有样地练习起来。10岁时,他就能独立演奏一般民歌,时常在集会和婚会上表演。

由于家境贫寒,色拉西没有上过学,但是对艺术的悟性极高,记忆力也非常好。14岁时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,开始给别人放牧,同时还得照顾4岁的弟弟。等牲畜吃上了草,弟弟睡着了,他便席地而坐,开始练习演奏潮尔。

19岁那年,色拉西来到莫力庙。当时,庙里有一位名叫仁钦的乐手以演奏古老宴歌闻名,听了他的演奏后,色拉西当即拜他为师。继承和发展了仁钦的演奏技艺,并且与自己的演奏特点相结合,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

后来为了糊口,色拉西背井离乡,走村串户为人们演奏。他所演奏的大多是反映普通大众生活的民歌,他的琴声抒发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,所以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,大家热情地称他为“我们的名琴手”。色拉西的足迹踏遍了科尔沁草原,他的名字被人们到处传颂。在此期间,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《那仁格日勒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党对民族文化遗产非常重视,对民族艺术家的关怀使色拉西的艺术天分获得了新生。1949年,他被选入内蒙古文工团。此后,他以更高的热情刻苦钻研演奏技巧,满怀激情地为人民群众演奏。

潮尔音色低沉,浑厚而又柔和。色拉西充分掌握和发挥了这个特点,使他的演奏格外优美动听、感人肺腑。他演奏的优秀曲目主要有3部分:民间器乐曲有《巴谱》《荷花英》等,古老宴歌有《天上的风》《雁》《穆楚烈》等,抒情民歌有《诺力格尔玛》《兄妹》(韩秀英)等。

1950年,色拉西随同内蒙古文工团进京,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庆祝活动。从此,色拉西名噪一时。之后他努力探索,精益求精,不断总结,积极进取,把潮尔演奏艺术技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,使潮尔演奏以更加绚丽的姿态绽放在文艺百花园中。1954年,色拉西受聘到当时的东北音专任教1年。在此期间,他曾经用潮尔为德国、法国音乐家的钢琴、小提琴演奏配器。在1955年的内蒙古文艺会演上,他演奏和录制了《穆楚烈》《巴言林》《海龙》等29支民间乐曲,荣获演奏一等奖。

1957年9月,已经年逾古稀的色拉西到内蒙古艺术学院任教。他在教学工作中满腔热情,严肃认真,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独特的演奏技巧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,如“泛音演奏法”“单音演奏法”和“土儿扈特演奏法”,为祖国培养艺术人才尽职尽责,深受学生和同事们的好评和尊敬。1968年7月14日,潮尔大师色拉西去世,享年81岁。

(蔡永和 甘峰岭)



年轻时的那顺德力格尔。



那顺德力格尔近照。



那顺德力格尔和老伴乌云高娃。